五禮通考

門 口 12
號 1062
卷 8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吉禮二十一

祈穀

蕙田案祈穀之禮見於月令春秋傳郊祀上帝與冬至圜丘禮同一是正祭一是祈祭但圜丘用日至不卜日而祈穀則用辛郊特牲家語及春秋所書郊日皆有明文而春秋書魯郊者十皆言卜先儒謂卜日用辛皆魯禮魯無冬至圜丘之祭故啟蟄而郊以祈農事在建寅之月蓋即天子祈穀之禮其言是也自鄭氏合日至用辛爲一而郊祭之禮及祈

此係明治廿八年八月諸同人在山田一郎君處資贈

穀之禮俱晦故自漢以後郊必用辛而二祭不分矣梁祈穀祭先農是以人鬼爲天帝唐祈穀祀感帝是以識緯惑正經惟顯慶禮與政和禮圜丘祈穀皆祭上帝始不失古誼明聖朝孟春上辛祈穀於南郊每歲天子親行敬勤之義斯爲至矣今輯經傳言祈穀之文以冠篇首繼以春秋魯郊及諸儒論魯郊者附焉庶幾先王祀天之正祭不至淆於漢儒之附會而後世祈穀之典禮其本末可具見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則此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

方氏慤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蓋建寅之月也故于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凡祀啟蟄而郊（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疏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爲正月中註以此句爲建寅之月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啟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釋例于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啟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如此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以祀帝于郊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當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春秋之世二君見弒鬒而弔士有誄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元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示有二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馬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耳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証之言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

蕙田案啟蟄而郊見于此傳及襄七年孟獻子語是祈穀孟春實無疑義即呂覽月令之文所由來也自雜記有孟獻子正月日至之說鄭氏註明堂位孟春爲建子而日至用辛之論始淆矣此疏釋建寅之月特爲明確而辨雜記之文爲誣亦最透快則孟春之說始定微特杜氏功臣抑亦爲康成補過也

襄公七年左氏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郊祀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疏）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祭祀者爲報以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佑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月令孟春之月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

藉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疏）啟蟄爲耕謂春分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據儒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家語郊問定公問于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王注）祈求也爲農求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並無仲冬大郊之事至于祈穀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

蕙田案周禮圜丘之祭以冬日至之日非月也家語其月以日至正與孟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意相同先儒以此爲王肅

僞撰殆不誣也在王肅意欲破鄭氏日至上辛合一之謬而不知其有語病耳

周頌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是與（疏）噫嘻詩者春夏祈穀于上帝乃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爲此祭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使勸農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

李氏迂仲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而以啟蟄之時而郊夏則恐旱暵爲災而于龍星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穀于上帝者也

觀承案祈穀在孟春祈雨在孟夏兩祈不同而時亦異噫嘻詩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乃騎墻之見足徵小序之陋若以祈雨即爲祈穀祈實欲牽挽爲一益復支離矣鄭箋加是歟二字以疑之尚未害孔疏及李氏乃質言之非也此詩當是祈穀後祭社稷之歌且已在康王世則成王主在禰宮祈穀之郊先作龜于禰宮故承卜吉于成王廟而言噫嘻嗟哉我皇考成王既昭格于爾大神矣今惟祈率時農夫以播百穀云云所以爲祈穀後祭社稷之詩則亦非祈穀上帝之正祭也周人祈穀之郊與冬至之郊同歌思文而已予由解則專以爲雩祭之詩然詩中並未有祈雨之意詩雖貴含蓄恐郊廟樂章必不作此等吸後語也或又以發端噫嘻二字爲雩祭吁嗟之徵亦曲說耳臣工一篇凡兩曰嗟嗟亦將謂雩祭可乎

詩周頌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復爾耕十千維耦

李氏曰蘇黃門民力盡矣所不足者惟雨耳此說可謂盡詩人之意也噫嘻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曰十千維耦但言從事于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于此盡矣若夫百穀順成非人所能爲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經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嘆也嚴氏粲曰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爲民祈也

何氏楷世本古義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郊特牲疏曰作龜于禰宮者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左氏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古者一歲郊祀凡再舉之冬至之郊爲報本也建寅之郊爲祈穀也建寅之郊不用卜蓋以禮文徵之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家語亦云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所謂始郊者對建寅之郊而言日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此以知冬至之郊不用卜也月令云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帥耕帝藉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元之爲言善也日必須卜辰必須擇據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此以知唯建寅之郊用卜也愚所以定噫嘻之詩爲咏祈穀卜郊之事者以篇中專言勸農而章首有成王昭假之語明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宮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即欲勑農官何不于始祖之廟舉始祖爲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序及蔡邕獨斷亦皆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此說相傳必非無本今觀詩中雖言耕事而絕無一語及祈穀者唯章首二語以爲作龜禰宮之事序不應兼夏而言疑傳說之悞或夏字衍也

蕙田案圜丘之祭但取日至不必用辛用辛者惟祈穀之郊何氏謂冬至之郊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蓋爲家語所惑非是其謂魯郊在夏之孟春建寅之郊用卜冬至之郊不用卜及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皆明確不可易也

右經傳祈穀郊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疏）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周之二月也今于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句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左氏傳非禮也（注）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月與傳啟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注）必其時（疏）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疏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于社）（疏欲道魯郊爲非禮之意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所主狹是以不得祭天地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注郊春事也）四卜非禮也（注郊春事四卜則入夏）

董氏仲舒曰魯曷爲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總慢也必更三旬禮盡于三也

啖氏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

趙氏匡采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爲之周公故也不于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葉氏夢得曰冬至之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耳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于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傳謂啟蟄而郊

李氏廉曰魯郊之用孟春何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特以孟春祈穀爲郊以家語及明堂左氏論之則孟春爲是

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于卜公羊以爲

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左氏以爲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日與牲耳春秋所書亦卜牲也汪氏克寬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啟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于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下旬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

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慢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啟蟄之節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

華氏泉春秋疑義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

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又曰此記郊之始據家語郊問則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其爲祈穀之郊在啟蟄之月明矣魯以諸侯而郊已爲非禮其末流之失抑又甚焉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也或踰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辛丑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不書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書過時書卜郊不從書五卜四卜以瀆書用郊以廢卜書郊牛傷斃鼠食郊牛以紀異

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此皆直書而自見者也若夫宣三年王喪未葬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莫此爲甚則比其事而觀之而惡著矣

蕙田案董趙以下諸儒論魯孟春郊爲祈穀詳矣要非始于諸儒也左氏啟蟄而耕乃其的據而公羊魯郊非禮及穀梁四月不時之說義正相合三子之言必有所傳授勝于家語戴記多矣

又案魯郊始于僖公春秋雖不敢無故書郊然有故而書皆在僖公之後華氏謂魯之郊已久皆因無故不敢斥言君父之過恐未確詳見後魯僭郊條內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注牛不稱牲未卜日〕〔左氏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公羊傳〕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胡傳〕乃不郊者爲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冊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張氏元德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僖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春秋所以特書之

家氏鉉翁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大示之譴也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注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前已食故曰繼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注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耳〕

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

劉氏向曰鼠小蟲牲盜竊鼷又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角季氏執國命以傷君威象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注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注郊時于二月）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吳氏澄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于三月下旬四卜又于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魯郊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得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疏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齋宮衣服車馬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缺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

吳氏澄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注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疏牲既成矣向又卜郊與信同譏）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惟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于三月今書四月而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疏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高氏閌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故不書也）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注五月不時也）〔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穀

梁傳不敬孰大焉

趙氏匡承曰余早年嘗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于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嚙牛繩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

高氏閌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啟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汪氏克寬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啟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遍從而後郊也故但書啟卜牛不書卜郊經于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嘗攷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燔俎于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于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觧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養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庇牲然後左右之（注庇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而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庇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注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上言子者弟子問蔾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蔾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注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李氏廉曰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于此備言之其言有得有失

高氏閌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林氏之奇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于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夏四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自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

幾也深味聖師之言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詩魯頌閟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祝多周公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孔皆周公皇祖后稷亦其福女

右春秋書魯祈穀郊

毛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箋承祀謂視祭事也春秋猶言四時也或變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享之宜之多予之福此皇祖謂伯禽也

詩緝曹氏曰司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大常猶不敢全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李氏曰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爲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爲魯當郊禘其異如此當從禮運之說伊川嘗謂說者以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哉使功業過于周公亦人臣所當爲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爲之而誰爲之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爲之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美非美也左氏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先帝而後稷也夫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爲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爲禮乎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于四

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于啟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季氏旅於太山夫子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太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于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于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改卜牛甚者至于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于僭者又不知其

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爲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爲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

新安王氏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啟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于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于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

敢盡同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統諸侯常祭惟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備用天子之禮也)

程子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乃所當爲也子道亦然惟孟子知此義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于頖宮占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是也陳氏曰言祭祀之禮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者頖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于頖宮告后稷然後郊也

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附諸儒辨鄭氏冬至郊天爲魯禮

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知魯禮者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

王氏肅曰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與郊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鄭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於上辛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

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

葉氏夢得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于太廟鄭氏以孟春爲建子之月季夏爲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日以至鄭氏謂證以易說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之月迎長日爲建卯之月晝夜分而日長以日至爲魯禮亦非也左氏謂啟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孟春爲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强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証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蕙田案周之始郊日以至先儒謂周之始郊冬至適以辛日故後遂用辛愚謂此正言周以別於魯也言魯郊之所以用辛者以周先王創制祀典其冬至始郊天之日適遇辛日故魯僭郊不敢同于日至而用辛日此葉石林所謂正以別魯而鄭氏反之者也

附辨鄭王魯一郊二郊不同

〔郊特牲孔疏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冬于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益論馬昭以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牡烝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蕙田案魯無冬至之郊而有祈穀之郊謂魯止一郊可也而鄭以爲冬至一郊則非也魯有祈穀祭又有雩祭謂魯二祭天可也而王以爲冬至既郊建寅之月又郊則非也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

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疏）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謂南郊周以十一月爲正

蕙田案此條與左傳獻子之言不合詳見前

左傳註疏

又案春秋止僖八年書七月禘至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故云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要之雜記所記乃譏獻子變魯禮之由或當時暫行之而不恒行或獻子曾有是言而魯未之行未可定也存疑以俟考

哀公十三年左氏傳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注有職于祭事）（疏）七月辛丑盟因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于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蕙田案十月非郊帝之時上辛季辛兼先王言之亦未是注疏已非之固不可爲典要也

禮記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注）非猶失也周公道衰言魯子孫不能本行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廣子孫所當守也（疏）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乱異者以緜宴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

蕙田案夏殷禘郊祖宗之制詳見祭法後世何自變更疏云時王所命蓋臆說耳玩此節文義蓋謂杞宋之郊由禹契有大功而有天下二國實承其後故得修其法守以見周公雖有大功而不有天下魯不得援二王之後爲比非謂杞宋之郊改用禹契配也左傳載晉侯祀緜之事仍曰夏郊則郊緜之制時王未之有改斯足證疏說之誤矣

魏書房景先五經疑問（問）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

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邱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冑禮不上通昏瘉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詖元牡肆禮不虛苹庶昭義問

附諸儒論魯僭郊始末

程子曰說者以爲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爲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爲之而誰爲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張子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必古史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爲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于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非周成王蓋乎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于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有荊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荊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自于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

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王始稱諸侯作西畤祀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平王以前未之有也記禮者以爲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寧武子來聘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于王于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嚮而獻其功于是乎賦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宴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形弓乎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

文獻通考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不應有是過賜之事說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

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哀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于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耻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絶魯以周公配天于周公能無愧于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

馬氏端臨曰案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其論正矣然遂以爲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爲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爲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爲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爲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又曰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況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勳勞之臣乎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愚嘗因是而攷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之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穆罍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明堂位首言命魯世世

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魯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穹窿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楊氏慎曰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況伯禽之賢雖不如周公然賢于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葢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

何氏楷世本古義愚案平王使史角如魯諭止郊廟之禮事見竹書在平王四十二年與呂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者其事相合然則在平王之世魯實未嘗郊觀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歷桓莊閔三君未有以郊書者及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而魯頌亦頌僖之郊然則郊之自僖始此大據也夫自惠隱而下皆未敢用郊而僖何以敢翔爲之葢嘗思之而得其故駉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孔氏但見行父于文六年始見春秋而史克于文十八年始見左傳則以爲皆文公時人而不知僖文相去甚近行父之父季友卒于僖之十六年行父爲魯世卿雖幼當即嗣其位且僖在位三十三年而卜郊尚在三十一年意先是行父必曾請命于周而周天子許之故僖于是始郊而史克爲之作頌序所謂請命作頌者正指郊而言而左傳偶軼其事正賴有此序以補其闕亦一快也又案孔穎達著左傳正義于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下有云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于周太史克爲之作頌孔之此說必有所本今考僖公之時在周則惠王襄王之世也王而二王俱未嘗東巡唯僖公二十八年襄王有狩于河陽之事而僖公常朝于王所正在春秋書魯四卜郊之先乃始恍然悟曰行父之請在此時也以僖公數從伯討遂爲望國又謹守臣節再朝王所當亦襄王所心嘉者故攀伯得文請隧之後因緣惠公前朝之請且小變其說曰我不敢求長至之郊以上擬于大子但期得行祈穀之郊略表異于諸國而已宜襄王之重違其意而遂曲狥之也然則謂魯郊始于僖公信矣

薑田案先儒論魯僭郊義理之正無如程子張子考訂證據以羅氏陳氏蔣氏馬氏揚氏何氏爲最今以禮運之文繹之則末世僭擬之說爲近何元子直始僖公之論似更直截通考馬氏尤其斟酌而當于事勢者何則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其文出於戴記先儒亦多疑之然如馬氏所云者終不敢謂事之必無葢報功崇德之意隆非此不足以自愜而不知其爲僭端之始基也自幽厲傷周道平王東遷周室衰而天下諸侯之心動矣是以惠公因魯素用天子之禮樂遂有宰讓郊廟之請然王使史角止之亦猶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葢是時王室之勢雖弱故府典章未移而諸侯亦無敢有顯然

上干王章者是以王朝列國之賢公卿大夫
如王孫滿拒楚子之問鼎周公閱辭備物之
享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蓋猶詞嚴義正其
氣足以奪僭奸之魄況魯號稱秉禮周公之
澤未衰而謂惠公竟儼然用天子之郊禘尚
有所不敢也此郊禘非禮所以孔子有周公
其衰之嘆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即及郊
禘尤不然矣是魯之用郊馬氏謂杞宋因天
子之後僭用禮樂而遂及于郊祀魯亦因其
用天子之禮樂而併效杞宋之尤所謂穿窬
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其陵夷
益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固事勢所必然者故
桓五年而書雩矣閔二年而書禘矣至僖公

數從伯討遂為望國行父請命于先史克作
頌于後至三十一年而卜郊見于春秋閟宮
頌及皇祖且為之微辭曰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是明著此禮之始于僖公而僭成之一大
證據也不然何以僖公之後書郊不絕而隱
桓莊閔及僖三十年以前無一筆及之耶若
謂魯郊之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不書惟卜
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而後書豈前
此卜必獲吉而鼷鼠必不傷牛耶無是理也
是魯之僭郊其作俑始于成王其見端由于
魯惠其蔑禮成于僖公無可疑矣然猶不敢
竟擬天子冬至之祭而用之于祈穀故左氏
有啟蟄而郊詩有春秋匪懈穀梁有四月不

時之語不敢用日至之日而日必用辛辛必用卜所以穀梁有轉卜三正戴記家語亦有用辛之文紛紛附會易說乃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而王肅遂謂魯郊有二鄭氏謂圜丘爲祈穀孟春爲郊祭天子郊天之大禮爲魯禮所亂久在分離膠轕之中矣今從先儒之說以魯郊附入祈穀之後而復申魯僭郊之本末如此

宗元案魯用天子禮樂程子論固嚴正要以張子之說爲平允蓋成王之賜在周公沒身而後則生時未嘗用之也周公大聖實百世師表成王尊師崇聖之心特加隆於身後以彰其德豈不爲善如孔子布衣至今得用天子禮樂咸以爲宜則成王之賜不爲非禮即伯禽遵君命而受之亦不爲過也惟後世遍及於羣廟且魯君亦居然用之則僭越耳且所謂天子禮樂者不過如籩用十二舞用八佾之類非許其郊天大禘直齊於天子也孔子嘆周公其衰者亦專指魯之郊禘言之可知成王所賜者尚於周公之典未衰也或者并謂成王初未嘗賜乃魯人之矯托而非實事則未免臆度矣馬貴與所論極得情理之安而楊升庵何元子更證以春秋及魯頌而斷爲魯之郊禘自僖始尤爲今收昔遁矣乎

右經傳論魯郊

漢書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

郊

蕙田案圜丘正祭以冬至不以辛孟春郊天用辛祈穀禮也然漢止此一郊祀並不分圜丘祈穀

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大赦改元

禮志武帝永明元年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元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于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禘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

盧王兩說有若合符

蕙田案此條論先郊後春已見圜丘門今取其論祈穀數語附見于此

文獻通考梁武帝即位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

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啟補傳云啟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圜丘方澤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始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

依古必須啟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啟蟄名爲祈穀

蕙田案祈穀之祭三代以後不行久矣西漢五時泰時天帝莫分正祭尚未舉行何有于祈祭成帝雖作長安南北郊旋廢旋復卒改合祭後漢正月祭南郊時用孟春却是正祭魏氏相沿晉武帝泰始二年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齊王儉所云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則究爲祀天之正祭特以其用正月故曰事兼祈穀耳實非祈穀也梁武帝云陽氣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啟蟄自是分爲二祭遂爲後世祈穀之始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四年春正月辛亥輿駕親祀南郊赦天下

隋書禮儀志天監五年明山賓稱二儀並尊三朝發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八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祀南郊十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祀南郊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輿駕親祀南郊　十六年正月辛未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當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太蜼御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即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普通二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春司御氣

庚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夏
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歷象無
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烏俯訓民時平秩東作
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于震方簡求沃野具
茲千畝庶允舊章

蕙田案武帝改祈穀于孟春而本紀親郊皆
以正月上辛觀天監十六年普通二年詔明
以勾芒首節平秩東作爲詞則其爲祈穀甚
明是當時分冬至孟春爲二反以孟春爲重
也

普通四年春正月辛卯親祀南郊
大通元年春正月辛未親祀南郊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親祀南郊　三年春正月辛
巳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卯親祀南郊
大同三年春正月辛丑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未
親祀南郊
太清元年春正月辛酉輿駕祀南郊

蕙田案梁武帝上辛親祀南郊凡十有五皆
祈穀祭因其別無冬至之祭故圜丘門兼録
之茲存其略陳代郊祀同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春正月辛丑親祀南郊
文帝本紀天嘉元年春正月辛酉親祀南郊　三年春
正月辛亥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卯親祀南郊
廢帝本紀光大元年春正月辛巳親祀南郊
宣帝本紀太建元年春正月辛丑親祀南郊　三年春
正月辛酉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巳親祀南郊

七年春正月辛未親祀南郊

蕙田案陳因梁制亦祈穀也

隋書禮儀志後齊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爲壇于國南廣輪三十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内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内壝四面各通一門又爲大營于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墽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于中壝之外景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于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騂特牲一儀燎同圜丘

北齊書武成帝本紀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

北周孝閔帝本紀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

武帝本紀保定元年春正月甲寅祀感生帝于南郊

大和元年三月丙午祀南郊　二年春正月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南郊爲壇于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一百二十步内壝半之其祭南郊用正月上辛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于其上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

建德二年辛丑祀南郊

隋書禮儀志高祖受命議定祀典南郊爲壇于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尺孟春上辛祀所感帝赤熛怒于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騂犢二

高祖本紀開皇四年春正月辛未有事于南郊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親祀感生帝

蕙田案隋制既有圜丘復有南郊祀所感帝從鄭氏說也凡屬孟春親祀者爲祈穀無疑

禮儀志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

舊唐書禮儀志高祖武德初定令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用蒼犢二

文獻通考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

唐書禮樂志高宗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于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元以爲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康成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蒼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

蕭德言傳子子儒字文舉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請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詔曰可

蕙田案顯慶罷感帝之議乃出于許敬宗是以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及閱列傳乃蕭子儒

議爾

唐書禮樂志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後爲祈穀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勅依舊祭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見配圜丘昊天上帝若更配感帝便恐

有乖古禮案禮記周人禘嚳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

蕙田案顯慶時黜康成說罷感帝祠善矣乾封時乃又復之鄭氏之學中于人心者如此

唐書禮樂志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議曰案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鄭元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然則祈穀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爲配爾此非祈穀之本義也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于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

王仲邱傳開元中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偏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詔可

蕙田案王仲邱二禮皆用之說非是

冊府元龜開元八年三月勅頃歲未登水旱不節今春事方起農桑是憂祈于上元福茲下土或展郊禋之禮以申誠請之心宜令左常侍元行冲攝侍中祀南郊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配五方帝

從祀其上帝配帝邊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
樽犧樽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

蕙田案開元禮皇帝正月上辛祈穀儀附詳

圜丘祀天門

舊唐書元宗紀天寶六載正月戊子親祀圜丘禮畢大赦天下

唐書德宗本紀建中元年春正月辛未有事于南郊大赦

憲宗本紀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正月巳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先是將及大禮陰晦浹旬宰臣請改日上曰郊廟事重齋戒有日不可遽更享獻之辰景物晴霽人情欣悅

禮儀志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于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羣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于樓前賀乃受賀于興慶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唐書穆宗本紀長慶元年正月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舊唐書穆宗本紀長慶元年正月巳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賀于前辛丑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即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

已下加一階陪位白身人賜勲兩轉應緣大禮移仗宿衛御樓兵仗將士普恩之外賜勲階有差仍准舊例賜錢物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禮畢羣臣于樓前稱賀仗退上朝太后于興慶宮

唐書敬宗本紀寶歷元年春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

武宗本紀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作仙臺于南郊

宣宗本紀大中元年正月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七年春正月戊申有事于南郊

懿宗本紀咸通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于南郊

僖宗本紀乾符二年春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唐帝親郊以十一月正月相間而行圜丘正月祈穀也以前諸帝十一月之祭多于正月以後諸帝則唯正月爲多其亦憚寒而畏勞耶今以正月之祭入祈穀圜丘門不載

舊唐書音樂志正月上辛祈穀于南郊樂章八首貞觀中褚亮作

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貞觀禮祠感帝用此詞明慶以後詞同冬至圜丘　履長斯繅

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啟聖式事嚴禋聿懷嘉慶

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飲福酒用壽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　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帛犧牲申敬享金

絲鍼羽盛音容庶俾億齡提景福長欣萬寓洽時邕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圜丘

五代史梁本紀開平三年春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

冊府元龜乾化二年正月庚辰有司以南郊上辛祈穀命丞相趙光逢攝太尉行事

宋史禮志乾德二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今既奉赤帝爲感生帝一日之內兩處俱祀似爲煩數況同時並祀在禮非宜昊天從祀請不設赤帝坐從之

雍熙四年禮儀使蘇易簡言常祀祈穀以宣祖崇配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上辛祈穀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奉宣祖配

蕙田案此又以祈穀與祭感帝爲二蓋祈穀

亦祀昊天上帝也

淳化至道太宗亦以正月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圜丘之禮

真宗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睹晝日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案月令正月元日注爲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太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吳操之云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夔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

詔有司詳定諸祠祭祀

天禧元年十二月禮儀院言準畫日來年正月十七日祈穀前二日奏告太祖室緣歲以正月十五日朝拜玉清昭應宮景德四年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用立春後辛日益當時未有朝拜宮觀禮王儉啟云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又宋武朝有司奏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並許互用在于禮典固亦無嫌初祈穀皆親祀上帝由熙寧迄靖康惟有司攝事而已

乾興元年禮官請孟春上辛祈穀以太祖配奏可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禮院言祈穀配以太宗

樂志景祐上辛祈穀仁宗御製二首

太宗配位奠幣仁安　天祚有開文德來遠祈穀日

辛脩神禮展

酌獻紹安　於穆神宗惟皇求命薦醴六尊聲歌于詠

禮志慶歷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其禮當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蒼璧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穀慶歷用犢一羊二豕二正配簠簋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嘗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　元豐中禮官言慶歷大雩宗祀之儀皆用犢羊豕各一惟祈穀均祀昊天上帝止用犢一請依雩祀大享明堂牲牢儀用犢羊豕各一

宋史禮志神宗元豐四年十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今祈穀猶循舊制皆羣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春祈穀唯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羣神悉罷從之

大觀四年二月禮局議以立春後上辛祈穀詔以今歲孟春上辛在丑次辛在亥遇丑不祈而祈于亥非禮也乃不果行

徽宗本紀大觀四年四月立感生帝壇

政和祈穀儀前期降御札以來年正月上辛祈穀祀上帝前祀十日太宰讀誓于朝堂刑部尚書涖之少宰讀誓于太廟齋房刑部侍郎涖之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前祀一日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祀日自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服衮冕執圭入正門宮架儀安之樂作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帝臨降康之舞六成止太常升烟禮儀使奏請再拜盥洗升壇上登歌嘉安之樂作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上帝神位前北向奠鎮圭于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受玉幣奠訖詣太宗神位前東向奠幣如上儀登歌作仁安之樂皇帝降階有司進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升壇登歌歆安之樂作皇帝詣上帝神位前酌獻執爵祭酒讀冊文訖奏請皇帝再拜詣太宗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登歌紹安之樂作皇帝降階入小次文舞退武舞進宮架容安之樂作亞獻酌獻宮架作隆安之樂神保錫羨之舞終獻如之禮儀使奏請皇帝詣飲福位宮架禧安之樂作皇帝受爵又請再拜有司徹俎登歌成安之樂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皇帝詣望

燎位禮畢還大次

圖書集成紹興十四年祈穀始具樂舞用政和儀

宋史禮志南渡以後四祀二在南郊圓壇二在城西惠照院齋宮紹興十四年始具樂舞用政和儀增籩豆之數　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別立壇季秋大享明堂唯冬至之郊則三歲一舉合祭天地焉

樂志紹興祈穀三首

降神盥洗升壇還位及上帝奠玉幣奉俎並同圜丘

太宗位奠幣宗安　於穆思文克配上帝涓選休成

遵揚嚴衛祇薦明誠肅陳量幣享茲吉蠲申錫來齋

上帝位酌獻嘉安　三陽肇新萬物資始精誠祈天

其聽斯邇願均雨暘田疇之喜如坻如京以備百禮

太宗位酌獻德安　天錫勇智允惟太宗功隆德盛

與帝比崇禮嚴陟配誠達精衷尚其錫祉歲以屢豐

明史禮志祈穀明初未嘗行世宗時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于大祀殿祈穀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于大祀殿禮畢帝心終以爲未當諭張璁曰自古唯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尋親製祝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爲定式　祈穀壇大享殿即大祀殿也永樂十八年建合祀天地于此其制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餘施三采正中作石臺設上帝皇地祇神座于其上殿前爲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爲大祀門六楹接以步廡與殿廡通殿後爲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

庫皆覆以黃琉璃其後大祀殿易以青琉璃禹壇之後
樹以松栢外壝東南瘞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
以供夏秋祭祀之用悉如太祖舊制至嘉靖二十一年
撤大祀殿擬古明堂名曰大享每春行祈穀禮隆慶元
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宜罷祈穀于先農壇
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後至崇正朝復舉行

王圻續通考嘉靖十年定祈穀禮

一前期五日上詣犧牲所視牲先一日告廟及還參
拜俱如大祀之儀告詞曰明日恭視祈穀牲儀參辭
次日視牲還以後命大臣輪視如常儀
一前期四日太常寺奏祭祀諭百官致齋三日上親
填告請太祖祝版于文華殿
一前期三日上詣太廟請太祖配神以脯醢酒果行
再拜一獻禮祝文曰維嘉靖某年歲某甲子某月某
朔某日孝元孫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太祖高皇
帝曰茲以今月某日啟蟄之辰恭祀上帝于圜丘爲
民祈穀謹請皇帝侑神伏惟鑒知
一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禄卿奏省牲如常儀
一前期一日上親填祝版于文華殿遂告于廟告辭
曰孝元孫嗣皇帝某明日祇詣南郊行祈穀禮謹請
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預告知夜二鼓禮部尚書
侍郎導引太常卿捧請神版奉安于壇位俱如大祀
之儀
一陳設上帝位犢一玉用蒼璧一帛一青色登一簋
簋各二籩十二豆十二蒼玉爵三酒尊三篚一祝案

一配帝位同唯不用玉

一正祭是日上常服乘輿至昭亨門右上降輿導引
官導上至大次具祭服出由左門入至陛上行祭禮
如大祀之儀 惟不燔柴 上還至廟參拜致辭曰孝元孫
嗣皇帝某祇詣南郊祈穀禮成躬詣
神位前謹用參拜畢還
一祝文維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嗣天子臣某祇告于
皇天上帝曰候維啟蟄農事將舉爰以茲辰敬祈洪
造謹率臣僚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備斯明潔恭祀
上帝于圜丘仰希垂鑒錫福烝民俾五穀以皆登普
萬方之咸賴奉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峻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侑神尚享

明史樂志嘉靖十年定祈穀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爲民請命
兮祀禮昭諸備筵率職兮祈洪庥臣衷微渺兮惆懷
誠攄遥瞻駕降兮霽色輝歡迎鼓兮迓龍輿臣愧菲
才兮后斯民願福斯民兮聖恩渠
奠玉幣肅和之曲 烝民勤職兮農事頴蠢工亦慎
兮固桑阡玉帛祇奉兮暨豆籩仰祈大化兮錫以豐
年
進俎咸和之曲 鼎烹兮氣馨香羞兮旨醲帝垂享
兮以歆烝民蒙福兮以寧
初獻壽和之曲 禮嚴兮初獻行百職趨蹌兮珮琤
鳴臣謹進兮玉觥帝心歆鑒兮歲豐亨
亞獻景和之曲 二觴舉兮致虔清醴載斟兮奉前
仰音容兮忻穆臣感聖恩兮實拳拳
終獻永和之曲 三獻兮一誠微禮禮告成兮帝鑒

是依烝民沐德兮歲豐穫臣拜首兮竭誠祈
徹饌凝和之曲　三獻周兮肅乃儀俎豆敬徹兮弗
敢遲願留福兮丕而曰雨曰暘兮若時
送神清和之曲　祀禮告備兮帝鑒彰臣情上達兮
感昊蒼雲程肅駕兮返帝鄉臣荷恩眷兮何以忘祥
風瑞靄兮彌壇遺烝民率土兮悉獲豐康
望燎太和之曲　遥睹兮天衢長邈彼寥廓兮去上
方束帛薦火兮升聞悃幅通兮沛澤長樂終九奏兮
神人以和臣同率土兮感荷恩光

世宗本紀嘉靖十一年春正月辛未祈穀于圜丘始命
武定侯郭勛攝事

禮志十一年驚蟄節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勛代
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
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
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侯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
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帝祈穀于大祀殿　十八年改行
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隆慶元年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耤田即祈穀遺意今
二祀並行于春未免煩數且元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
祀出入非便宜罷祈穀止先農壇行事從之

莊烈帝本紀崇正十四年春正月辛巳祈穀于南郊
春明夢餘録祈穀用孟春上辛禮也明初用二月上戊
祭先農不行祈穀即嘉靖亦一再舉而罷崇正辛巳年
正月初五日上辛復舉行有旨祈穀除不散齋不出宿
于郊齋宮不朝亥時正三刻止升一燈外其恭視壇位
籩豆牲隻如圜丘儀行奏祭著改于正月初一日樂章

奏舞命太常寺勤督樂舞生預爲演習

十五年正月行祈穀禮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爲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禮

〔崇正〕壬午蔣德璟上親行祈穀禮記壬午正月初五日上常服詣太廟以親行祈穀禮告于列祖神御前仍欽遣禮部左侍郎王錫袞右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充上香導引官初六日遣勛臣等恭代視牲初七日上御皇極殿太常寺奏祭祀初八日爲始致齋三日初八日質明上常服乘輿詣太廟門西降輿至廟門幄次內具祭服詣太廟告請太祖配神行禮畢出至幄次易皮弁服回御皇極殿太常寺光祿寺官奏省牲初九日大雪上親享太廟禮畢臣璟即偕王黃二公冒雪出南郊宿太常別院是日午後太常官捧蒼玉帛匣香盒同神輿亭進于皇極殿內司禮監官捧帛同安設于御案之北初十日質明上御皇極殿太常卿捧祝版從中左門進安于御案上親填御名訖太常卿捧安于輿中司禮監官進玉帛上親裝于各匣內安訖太常寺官以次奉安輿中太常卿隨捧香盒于香亭右跪上三上香行一拜三叩頭禮畢轉于東西向立錦衣衛官旗入擡輿亭從中門出太常卿隨詣大享殿神庫奉安上遂詣太廟以親詣南郊行祈穀禮預告于太祖及列祖神御前行禮畢還宮是日早璟偕王黃二公及太常少卿高倬具吉服冒雪至大享殿皇乾殿演禮即在北天門內候駕至未時錦衣衛官備法駕設板輿于皇

極門下正中上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卿奏請聖駕詣
南郊行祈穀禮于大享殿上陞輿掌衛官跪奏起輿
從午門端門承天門大明門正陽門詣南郊壇内西
天門至神路迤西臣璟偕王黃二公及高少卿面駕
序立行叩頭禮畢分兩旁候上降輿臣璟等導上從
大享南門左門入太常卿党崇雅跪迎同導上至大享
陛太常卿導上至大享殿左門入恭視神位臣璟等
先詣東陛前候上視神位畢太常卿導上從東陛下
臣璟等同導上至神庫視籩豆至神厨視牲太常卿
逐一奏畢復同臣璟等導上仍從大享南門出迤西
陞輿至齋宮陪祀各官免朝參是日雪勢特猛導引
往還可數千武而神庫門路甚深滑上亦徐行俛體
諸臣便步趨也至一更時臣璟等三人具祭服詣皇

乾殿行一拜三叩頭禮王公上香請神璟與黃公導
引太常官以次捧昊天上帝正位高皇帝配位神版
詣大享殿奉安訖臣等三人即趨至大次候駕亥時
一燈起萬燈齊明燦如列星上常服乘輿冒大雪從
齋宮東門出至神路之西降輿導駕官導上至大次
德璟三人及太常卿復命上秉圭曰朕知道了少頃
具祭服出導駕官導從大享南門左門入行祈穀禮
用十二拜如大祀儀祭畢上出至大次易常服不回
齋宮即從西天門還至太廟參謁如前儀畢還宮
孫承澤曰案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
謂以上辛郊祭天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郊
特牲曰郊用辛注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盧植蔡邕
曰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耤是陰故用辰孔頴達曰甲

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元者善也元日郊用辛元辰耕用亥黃道周曰春日甲乙則未知其果上辛也明初以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澤洪武十年罷之而止以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大祀殿并日月星辰山川等神俱在焉其禮甚省其敬甚專嘉靖九年罷之而分爲圜丘方澤朝日夕月四郊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改啟蟄日祈穀二十四年又改大祀殿爲大享殿然祈穀禮不復行崇正十四年復行祈穀禮用上辛十五年用中辛云

蕙田案祈穀之禮見于經傳者惟月令左氏春秋後世祀天祈穀自梁天監始卒復與圜丘之祀相混至宋始分明嘉靖舉之而未能嘗親行也莊烈帝奮然行于國勢艱難之日其亦有不得已于痌瘝者歟

右歷代祈穀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二十二

大雩　附祭水旱祈雨祈雪祈晴及禱雨雜儀

蕙田案月令曰大雩帝左傳云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即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禮天子諸侯皆有之然天子所雩者上帝故曰大諸侯特雩境內之山川不名曰大春秋書魯大雩魯僭禮也孟夏大雩雖無水旱亦行之禮之常也若國大旱則無論夏秋皆得雩至冬則無雩故穀梁子曰冬無爲雩也春秋大雩二十有一書雩以記災書大以志僭

然古聖王遇災而懼爲民請命當水旱時靡
神不舉又不止雩上帝而已周禮以索鬼神
爲荒政十有二之一後世不知恐懼修省反
躬罪已乃有焚巫徙市之事抑末矣漢無雩
祀而旱祭非一至齊梁乃有雩壇而所雩有
五天帝五人帝皆非古義唐有正雩有旱禱
宋以雩帝爲大祀明嘉靖時有雩祭雖不盡
古然亦近焉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龍見而雩〔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疏〕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傳有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神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于仲夏章者鄭元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以求雨因將止雩于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泰法非是周典頖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禪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泰制非古典也頖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之時龍星已過于見此爲强牽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

已不必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頖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元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爲吁嗟旱而修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于時未旱何嘗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曰以遠釋雩本孔疏耳賈服皆無此義杜注謂萬物待雨又曰遠爲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遠字非其所立義也爾雅謂雩爲號祭則穀梁吁義近之古今文或從類或諧聲雩文從雨而聲近吁若遠則雩無取焉

陳氏禮書爾雅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以雩爲遠誤矣

蕙田案杜氏以雩爲遠禮書從鄭氏非之是也然必引女巫歌哭而請爲証則未的蓋邦之大哉必大旱而雩乃足當之若四月龍見

而雩其時旱灾未成未可遽以歌哭釋之彙纂之義發前人所未發矣

詩周頌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慧田案疏解見祈穀于上帝門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修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注為將大雩帝習樂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它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勾亡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几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亟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疏正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為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為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鞉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此月為雩縱令雩祭特不旱亦為雩祭

楊氏復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為民之心切遂為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它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為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為主各隨其宜也但注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

祭於四郊乎其義何居自注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正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奏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悞此則學禮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辨也

陳氏禮書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克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享趙氏謂雩稱大國徧雩悞矣詩序曰夏祈穀于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爲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爲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梁禮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川林澤羣廟百辟

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北齊禮

薦田案大雩祭皆非古也

十有一曰索鬼神其他司巫女巫舞師大祝小祝等職所載皆旱熯之事是皆所謂邦之大哉歌哭而請因旱而雩非常祭也惟左氏傳龍見而雩及啟蟄之郊並舉與詩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意同月令亦云大雩帝用盛樂先儒因有四月常雩祀天之說後世因之制爲禮典是其說固不可廢也然所雩之地經無明文鄭注祭法雩宗曰水旱壇注月令雩帝曰爲壇於南郊之旁禮書謂魯南門爲雩門論語有舞雩先儒謂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之說蓋有所受以今考之若所雩者而不止上帝也五帝日月星辰山川百源百辟卿士鬼神雜揉共在一壇褻越已甚若所雩者而專主上帝也則何爲捨祀天之壇而更卑就於其旁於理皆不可通是則天子雩帝當在南郊之圜丘無疑且詩亦曰自郊徂宮尤爲明證其餘諸祀則各就其處而祭之可也至魯人舞雩或因僭行大雩之禮而不敢純同於王制故於城南別爲一壇名之曰舞雩猶其僭郊而不敢同用日至之意乃或者因是而謂天子之雩帝亦別有壇是以魯禮言周事恐不然也若其常雩之時左傳與月令又各不同鄭注謂雩之正當以四月

杜氏亦以爲月令秦法非是周典今考春秋書雩皆爲旱非常祭其中有但書秋而不記其月者則雖七月亦爲非常而書矣周之七月五月非常則常祭在四月可知月令屬之仲夏蓋呂不韋之誤固當以左傳爲正也其所雩之帝鄭注謂五精之帝夫五帝兆於四郊祭五帝而不及昊天固無是理且四郊各有壇兆則不在南郊水旱之壇可知即其說已矛盾而不可信矣陳氏禮書又謂昊天上帝及五帝夫合上帝五帝而雩於南郊之旁則必與百神並舉則猶鄭注之謬也若合上帝五帝而祭於圜丘則又虛設四郊之兆而六天並祭禮所必無則唯楊氏專祭上帝之說爲簡易明確而不可混矣至於雩之稱大賈達云言大別山川之神雩帝故稱大禮書謂禮之盛與大旅大享同其說並通

右常雩

詩大雅雲漢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與雲雨（疏）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鄭司徒云索鬼神者求廢祠而修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璧自有多名言圭璧爲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于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齋忠誠之心爲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詬於神耳

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莫瘞靡神不宗（傳）上祭天下祭地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即此上也上既爲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莫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歃食牲玉之屬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爲之而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注）索鬼神求廢祠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

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禜（注）祈禱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禜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宇天災有幣無牲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災成之後則有牲之禜音詠禜音叫（疏）祭法雩禜祭水旱用少牢

國有天哉彌祀社稷禱祠（注）天哉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事靡神不舉以彌爲徧云既則祠之者以其始爲曰禱得求曰祠故以報賽解祠

小祝將事侯禳禱之祝號以祈福祥逆時雨寧風旱（注）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是禳皆有祝號（疏）逆時雨是候寧風旱是禳卻凶咎之屬

鄭氏鍔曰農民之望甘雨欲以時至故逆之而來旱之爲災皆人所懼故寧之使不作

劉氏執中曰寧風旱謂恒風恒暘皆反休而爲咎故祭以寧之

蕙田案四月常雩似逆時雨因旱而雩似寧風旱之屬（疏）逆時雨是禳寧風旱是禳皆有祝號

周禮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

王氏安石曰帥女巫也不言女以女巫見之

王氏昭禹曰陽亢在上阻陰而旱帥巫而舞雩所以助達陰中之陽

女巫旱暵則舞雩（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疎乎（疏）此謂五月已後修雩故有旱暵之事旱而言暵者暵謂熱氣也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大裁謂旱暵者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

邱氏光庭曰孟夏之月萬物昌茂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故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爲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絶至旱暵之甚則或舞而擗踊或噓而歎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上達於天庶其悶而降雨澤以蘇之也後世此禮不傳往往假異端之術令方士用符咒指斥怒罵噫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宗元案古禮有不可復行於今者如旱雩用女巫舞雩是也古民質朴而又設之專官男女必能一心專志故可和同天人之際如國語所謂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又能齊肅中正則神明降之故男覡女巫相沿已久先王不能廢也然女巫所掌大率王后之事故弔則與祝前至邦有大戚歌哭而請亦必各有其所未必雜於郊壇間也惟旱雩則司巫帥之舞雩先儒謂是崇陰以致雨然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昔縣子已譏其踈矣況後世不設此官而可復用之乎或謂今用僧道符咒以代巫覡之歌舞似差勝於女巫之混瀆則非也此輩罪孽多端即在異氏亦爲敗類其能上回帝眷乎荆川稗編乃欲用女冠比丘尼以代女巫則更媟嫚不經之甚矣竊謂是在古人原有已試之成法而人自忽之如桑林之禱雲漢之憂梁武之先行七事明祖之露處五日皆行之而有效者何不師其意

而用之其他則擇土立壇依方正位如董子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尚得古人以類致類之遺意而非同厭勝若繁露乃董子贋書已不可全信況可以女道尼僧代女巫也哉

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作聖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於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於首故後鄭不從元謂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爲節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帗舞用五色繒有柄也

鄭氏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則染羽爲鳳皇之形以舞焉不象鳳者鳳雄而皇雌所以召陰而却陽也

易氏祓曰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意

蔡氏德晉曰旱暵陽氣過甚故以皇舞五色咸備取陰陽之氣不偏也

蕙田案三說皆與後鄭略同高紫超謂皇故書或爲翌案字說黃白曰翌疑以黃白之繒若羽爲之蓋旱暵炎赤欲以秋金白氣勝之案旱暵炎赤屬火象勝之當以水色黑金白乃火所勝豈能反勝火耶無理不可從似鄭剛中蔡宸錫之說爲長

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注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是水穀急須水故旱時特使共雩之發斂也）疏餘官不言共雩斂於此官特言共者以稻斂也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當爲禜字之誤禜之言營也雩禜水旱壇也）疏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禜亦營域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

張子曰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

馬氏彥醇曰先王之待水旱人力已至而猶有旱乾水溢則爲雩禜以祭之見人力有不勝於天時者也

蕙田案祭水旱者因水旱而祭非祭水旱也宗當如字蓋雩帝在圜丘其餘諸神則各就其處祭之不須別爲一壇故曰自郊徂宮以

其求雨而尊祭之故謂之雩宗疑是雩祭名非壇名也詩云靡神不宗可以證明宗字之義注疏縈爲營域之說存參

觀承案龍見之郊與啟蟄之郊自宜同在圜丘蓋孟夏大雩乃每歲常行之典即仍其地可也若因旱而雩則迫切哀懇如周禮所謂歌哭以請者既無常期且大變其常度而必仍在圜丘嚴肅之地行之恐非所安且圜丘在南郊乃正陽之位就之求雨亦於事類不合古壇雖無正文然祭法有雩禜及魯舞雩之另爲一壇可知不當與圜丘同所矣魯壇在城東南是辰方梁時在天壇之東曰巳位者恐非亦應在辰方耳蓋辰乃先天兌位兌澤可以致雨五行亦辰爲水庫也更有一說王明齋謂古者雩於壯郊雖未有所考然南郊祀天者本先天乾南坤北之常位若後天則乾反居於西北今旱雩既非常祀宜用後天乾位以通其變亥爲天門後天之乾介於兌澤坎水之間夏月之雨亦以西北風爲驗也附則當於西北亥位立壇似更合於義類也附此以俟考禮者擇焉

爾雅舞號雩也（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號左傳云龍見而雩杜注云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月令仲夏云大雩帝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郭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是同鄭說也）

右因旱而雩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左氏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胡氏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内之山川耳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冊則有不勝書者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爲性命之文是也

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内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孫氏復曰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於上帝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百神魯雩山川百神禮也雩於上帝非禮也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録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

吳氏澄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爲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爲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於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

李氏廉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

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爲正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大爲徧雩舊說又以爲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矣穀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爲必待時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爲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於山川之義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三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

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吳氏澄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公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劉氏敞曰穀梁云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不雩乎

襄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旱也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傳〕秋書再雩旱甚也（注季辛下旬之辛言又重上事）

定公元年秋九月大雩〔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

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陸氏淳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啖子曰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別又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趙子曰案大雩即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而皆祈焉不必專乎上公也

蕙田案雩祭所請者上帝也山川百源也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也而穀梁獨有請乎應上公之說注疏不言其所指儒者或以誕妄訾之非也蓋應上公即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也即所謂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勾芒后稷之類是也古無上公之稱傳者以其品秩尊崇應比周上公之爵故曰應上公云爾不言上帝者侯國無祭天之禮也不及山川百源者祈祀在雩之先也

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失雩僭瀆之甚也

一二年秋大雩

蕙田案春秋常事不書其書雩者皆爲旱而設也厥義有三一則記災也一則言大以志其僭也一則見其時君臣猶有憂旱之心以別於書大旱書不雨書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而不言雩者之忘民事也經義宏深所該

者廣傳者區區較量於月時之間豈能通其
旨哉

莊公十年左氏傳公子偃自雩門竊去（注魯南城門）

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風乎舞雩

熊氏過曰魯南爲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
以皇雩祭以舞爲盛遂名壇爲舞雩舞雩有二龍見
而雩設壇祈澤常雩也旱而雩非常也大雩上帝用
盛樂又非常僭也胡氏義備矣月令建午之雩則秦
制耳

右魯大雩

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
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
與（注穆或作繆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鉏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
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疎乎（注承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始得爲巫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携貳者始得爲巫此經之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携貳之巫也）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
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于邑里之內而爲之巷市）

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末也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市陰也雨陰中之陽也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與周官皇舞女巫同意

春秋莊公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幣無牲（注天灾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　疏傳言亦非常亦上日食也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改過修善非爲求人飲食既遇天灾隨時即告唯當請告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灾沴者該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爲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爲旱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鄭元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皆用牲非

日月之眚不鼓（注）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疏）周禮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賛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公羊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皆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雨歸功於天猶臣美於君（疏）同禮謂同鼓同牲矣（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疏）既戒鼓駭衆者謂既警戒擊鼓而駭動衆人則用牲可以已矣知不合用牲者用者不宜用故知不合也又云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陽也

孔氏穎達曰國門謂城門也

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劉氏敞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又曰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爲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孫氏覺曰日食必鼓者爲陰侵陽其爲驗甚而爲災未見大水則災及於物其驗已明其災已著災未見則伐鼓以救陽驗已著則無取乎鼓也穀梁曰救水以鼓衆非也

高氏閌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理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爲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胡氏銓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者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弭災而爲是區區瀆巫瞽史之見也

春秋僖公十九年左氏傳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寗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注）有事祭也伯長也

二十一年左氏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

昭公十六年左氏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注）子鄭大夫有事祭也藪養護令繁

十九年左氏傳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

爲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注時門鄭城門也有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頴川長平入頴覿見也淵龍之室傳言子產之知）

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瘥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注東漢鍾離意傳注云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齊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

辨物篇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日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唯有德也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

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潔清辨言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豭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橋道之壅塞不行者決潰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一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興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毋蝕五毋音模禮謂之淳毋蝕音秘周禮曰蝕食元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祊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膊脯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元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潔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

爲其卑也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絶道蓋井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以下文闕

蕙田案董子大儒所稱求雨止雨法類於方術小數或其遺書殘闕後人所附益也

右水旱雜禳

通典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禱天地宗廟

文獻通考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

漢書昭帝本紀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

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繫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　孟夏龍見而始雩壇在城東南引龜山爲沂水至壇西南行曰雲水曲中壇上舞雩舊制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祭牢禮四月立夏後旱乃求雨禱之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

文獻通考馬氏曰漢世未嘗舉雩祀通典謂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而漢舊儀以爲有雩壇且指龜山沂水以言其所即論語言曾點禊遲所遊之地蓋魯國祀天之所去漢都甚遠非國城南郊之外也然漢人舉祀事大概多即前代舊祀之地如雍五時祀上帝則因秦所建其他如作明堂奉高旁祀后土汾陰之類皆以爲古者嘗於其地祠祭然則豈魯沂水之雩

壇壝址尚存漢曾就其地立壇舉雩祀耶

後漢書禮儀志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何休公羊傳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雩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賤凌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　又董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無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之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閉諸陽衣皂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龍也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實感非人所能爲也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何也曰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歆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後漢書鍾離意傳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憮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窺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寮遂應時澍雨焉

明帝本紀永平十八年夏四月己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録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潔齊禱請冀蒙嘉澍

蕙田案後世祈雨之法不一類皆巫覡方士之術永平之詔以恤鰥寡理冤獄爲先可謂知要者矣

安帝本紀永初七年五月庚子京師大雩

順帝本紀陽嘉元年春二月京師旱庚申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岳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絶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崇政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爲滎澤故于滎陽祠焉

質帝本紀永嘉元年帝即位夏四月壬申雩五月甲午詔曰朕以不德託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故得禱祈明祀冀蒙潤澤前雖得雨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還復開霽寤寐永嘆重懷慘結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爲乎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潔齋請禱竭誠盡禮

桓帝本紀延熹元年六月大雩

靈帝本紀熹平五年夏四月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大雩

東觀記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卜言改之

論衡明雩篇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

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

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

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
徙魯之市安耐移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
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
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之言未可用也董仲
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支庶天不
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
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
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
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
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
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傍能令高分寸之水流
而合乎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

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
天地之間猶夫泣涕在人形之中也或齎酒食請於
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
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爲之流涕
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
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
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
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
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
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
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
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
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

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感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以政治之不修所以失之而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紬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思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愍勩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
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勿有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勑成王自
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
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
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
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
旱猶有氣之間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豐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閒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
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

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夫雩古而有之
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
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
牲於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
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
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
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
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
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惛惛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
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
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
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彫繹之義也冀

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已惶懼闕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礪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二年夏五月庚午大雩

禮志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於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

太康三年四月大雩十年二月大雩其雨多則榮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元帝本紀太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穆帝本紀永和八年秋七月大雩

通典穆帝永和時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阮諶云壇在巳地案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墠論語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魯城東南有舊跡存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舞僮八佾凡六十四人皆元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戴邈議云周冬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夫旱日淺則災微日久則災甚微

則祈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案春秋左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饉之甚爲歌哭之請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比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南齊書禮志明帝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元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元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元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源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攸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祈上帝百辟舞僮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於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

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元說宜配食于庭也鄭元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遵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圓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帥諸侯親禮焉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共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圓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帝於明堂今亦宜配享于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禜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惟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缺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記祭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歡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缺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當是物字之誤）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齊謝朓雩祭歌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練貞辰陽律亢陰晷伏耗下土薦穜稑宸儀警王度乾嗟雲漢望昊天張盛樂奏雩儛集五精延帝祖雩有諷禜有秩脅鬯芬圭瓚瑟靈之來帝閽開車煜耀吹徘徊停龍軨徧觀此凍雨飛祥雲靡壇可臨莫可歆對畤社鑒

皇心

歌世祖武皇帝 依廣歌四言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寓七德攸宣九疇咸敘靜難荆舒凝威蠢浦 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壹車書德馨樂盛昭星夜景非雲曉慶衢室成陰壁水如鏡 禮充玉帛樂被筦絃於鑠在詠陟配于天自宮徂兆靡愛牲牷我將我享永祚豐年

歌青帝 木生數三 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元蟄昭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奠春酒秉青珪命田祖渥羣黎

歌赤帝 火成數七 惟此夏德德怯台雨龍既御炎精來火景方中南譎秩靡草云黃含桃實族雲蓊鬱温風煽興雲祁祁黍苗褊

歌黃帝 土成數五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厚德陽季勾萌達炎徂溽暑融商暮百工止歲極凌陰沖皇流疏已清原隰匊已平咸言祚惟億敦民保齊京

歌白帝 金成數九 帝悅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徂商嘉樹離披榆闕命賓鳥夜月如霜金風方婾婾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道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歌黑帝 水成數六 白日短元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鐘鳴冥陵起星回天月窮紀聽嚴風來不息望元雲黝無色曾冰冽積羽幽飛雲至天山側闕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饗蜡賓充微陽窕終始百禮洽萬祚臻

送神歌辭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躡龍鑣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警七曜詔八神排閶闔渡天

津有涔興膚寸積雨寘寘又終夕俾栖糧惟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隋書禮儀志春秋龍見而雩梁制不爲恒祀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者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所有事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爲墠舞僮六十四人祈百辟卿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爲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若郡國縣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守令皆潔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內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

通志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

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天監九年有事雩壇帝以爲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

文獻通考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爲乖

於是停用燔柴從坎瘞典

〔梁書許懋傳〕天監十年轉太子家令降勅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案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以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詩毛之說詔並從之

〔文獻通考〕時議曹郎朱异議曰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則明堂又無其事

〔隋書禮儀志〕天監十二年揚州主簿顧協議禮仲夏大雩春秋龍見而雩則雩常祭也水旱且又禱之謂宜式備斯典從之

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有祈禜則齋官寄籍田省云

陳氏亦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即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享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禄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事也

文獻通考〕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

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

北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十五年四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潤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享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

孝明帝本紀神龜二年二月壬寅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穀未納三麥枯悴德之無感歡懼兼懷可勅內外依舊雩祈率從祀典

正光三年六月已巳詔曰朕以冲昧夙纂寶歷不能祗奉上靈感延和氣致令炎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燋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覩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岳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

隋書禮儀志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於其上祈穀實以顯宗文宣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丙巳之地黃帝在乙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面皆內向藉以藁秸配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藉以莞席牲以騂其儀同南郊又祈禱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堯廟四曰孔顏廟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瀆八曰溍口九曰豹祠水旱厲疫皆有事焉無牲皆以酒脯棗栗之饌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

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幣有燎不設金石之樂選伎工
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詩於壇南自餘同正雩南郊
則使三公祈五天帝於郊壇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
在天帝之左其儀如郊禮堯廟則遣使祈於平陽孔顏
廟則遣使祈於國學如堯廟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
於岳所四瀆如祈五岳滏口如祈堯廟豹祠如祈滏口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令録尚書事尚書郎中源師嘗
諮肱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何物顏色師云此
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强知星宿
其墻面如此

隋書源師傳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
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
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
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忽然作色曰何
乃不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
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右漢至南北朝雩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